

雙城記

何冀平

友人寄來一份報紙，報道《天下第一樓》在北京公演第514場，用的題目是「一部經典演了二十九年只改過四個字」，對514場和四個字這幾個數字，我的計算法與別人不同，且不為人知。

《天下第一樓》一九八八年在京城首演，受到歡迎取得成功。我翌年已到香港定居。一九九二年此劇到香港演出，之後去台灣、日本、韓國、美國等地，像到其它地域國家演出一樣，這個講述北京烤鴨，一間老字號經營興衰的中國故事，同樣引起香港人的喜愛，並念念不忘。高志森導演有藝術和商業眼光，春天舞台決定在香港用粵語演出《天下第一樓》。這個消息公佈的時候，記得高志森說，想不到引起傳媒極大反響。

《天下第一樓》自北京人藝演出後，京腔京味和特有的濃郁風格，尚沒有任何一家劇院敢於冒然搬演，而香港竟要用粵語，由全香港班演員們演出，可謂創舉。

春天舞台首先把我的國語劇本改為粵語，過程很有意思，把北京飯館、廚房裡的俚語都改成了廣東話，比如「算賬」改為「埋單」，剩菜改為「下欄」等很有趣。演出班底集中了香港演藝界精英，李銘

數字的故事

森任導演，盧俊豪、劉雅麗擔綱男女主角，江毅、梁天、梁漢威等老戲骨助陣，進行了認真排練。先在香港大會堂演出六場，場場爆滿，緊接在香港理工大學馬會綜藝館一連演出五十場。所以說，《天下第一樓》公演，應該是564場。

再說改動的那四個字。第二幕有一段戲，女主角玉鸞兒因為男主角盧孟實到老家的妻子生了兒子的事鬧別扭，一氣之下離去，盧孟實無奈搖頭暗自感嘆。每次演到這裡，我都覺得有點冷場。香港演出時，在一邊飾演二掌櫃的是香港一位資深演員，就在盧孟實搖頭感嘆的時候，他說了兩個字「唉，男人……」，啟發我先由盧孟實說出兩個字「唉，女人」，簡單的這樣幾個字，牽動起台下觀眾的心，引起滿場回應。

後來，在北京人藝復排時，我就在劇本中加上了這幾個字，同樣效果很好。這就是只改動過幾個字的來歷。

一齣舞台劇，從劇本誕生到劇場演出，得到行內外觀眾、專家、各界認同，譽為經典，要經過千錘百煉。不計百老匯商業音樂劇，一部話劇能演出幾十年，五、六百場之多，的確比較少見，值得珍惜，其中的故事也會被人銘記。

此山中

鄧達智

超級炸彈引爆，荷里活電影大亨性醜聞事件，爆炸連連不斷發酵，愈來愈多女星，甚至影后級巨星站起來為自己、為同業發聲。

電影大亨 Harvey Weinstein（夏菲維恩斯坦）被揭發曾長期不斷性騷擾、猥褻、強姦女星，不少更是日後影后、紅星，此事帶出包括妮歌潔曼、珍妮花羅倫絲、麗絲惠絲潘等等大膽發言，揭發曾經不同程度被不同荷里活大亨擰壓。

有人認為自有戲劇及電影這兩回物事，演員、明星（不分男女）被強迫，或為事業前途甘心被業內權勢人物性侵犯早已默認，言下「食得鹹魚抵得噏」，有啥大不了？

不以為然者頗眾，認為以上「逆來順受」態度正正被當權者建立無可厚非、為所欲為擋箭牌。目下最叫人難堪，還是那些坐擁報章地盤的作家，嬉笑怒罵以取笑、搞笑態度加諸受害人身上，為人家傷口灑鹽。

透過上世紀70年代黑人天后 Diana Ross（戴安娜羅絲）演繹30、40年代偉大爵士歌后 Billie Holiday（1915~1959年），在電影《Lady Sings the Blue》將前輩坎坷一生盡情展示。

今天美國黑人雖然權益提升了不少，但某程度上被歧視情況仍然普遍，可想而知一百年前出生的歌后成長與成名之路皆不容易。透過羅絲演繹，我們看到

性侵與巨星

Holiday 在貧民窟成長，童年已被性侵，母親恐其因此懷孕，強迫施手術為其絕育。稍長，發現歌唱天賦，參加比賽，賽果常被條件不及白人奪得，成為歌星前後不斷受到性騷擾。抱擁悲慘秘密與恥辱，難再接受正常愛情與性生活，跑碼頭式演出生涯讓她看到3K黨吊死黑人的慘劇，生命不斷背負悲涼，在她其實並不如此黑色的美麗容貌下面，以滄桑的歌聲道出人間無奈。

Diana Ross 歌而優則影，演來淋漓盡致，讓觀眾感受那份被性侵留下一生不滅的烙印。權力與暴力一樣，施展淫威讓身份較弱的一群蒙羞，罪無可恕，被侵者終身抱憾永難平靜；這種施暴者理應判處終身監禁，讓他們感受肉體被侵永難釋放的心靈苦楚。



■上世紀40年代巨星 Billie Holiday（左）與在電影《Lady Sings the Blue》飾演她的70年代天后戴安娜羅絲。作者提供

隨想

興國

日前的台灣新聞報道，有周刊偷拍到民進黨一位派系大老，與幾位政商名流在有女子陪坐的會所聚會，在場的還有民進黨的現任「立委」，令人不禁聯想聚會在談什麼官商之間的秘密。但是該現任「立委」接受訪問卻說，他們當晚談的，是「白矮星、紅巨星跟宇宙大爆炸」。

這「立委」的回答，除了讓人感到不可思議之外，簡直是令人啼笑皆非。我即時想到在美國已拍了十季的連續劇《The Big Bang Theory》，這套片集在內地的譯名是《生活大爆炸》，在本地播出的譯名是《宅男行不行》。為什麼即時想起這套片集？因為裡面的劇情，實在是太搞笑了。

不過，片集用的是天文學上到如今還未能充分證實的宇宙大爆炸理論的名字，倒是蠻有道理的，因為片集的主角，三位是加州理工學院的天才，一位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工

程師，他們和一位實驗物理學家跟一位理論物理學家同租一間公寓，而且更有航天工程師和天體物理學家等人物出現在劇情裡。他們聊天時會聊到大爆炸的理論便一點也不稀奇。政商人物喝花酒聊天文學的大爆炸，這樣的回答是不是像周星馳電影的無厘頭般過於搞笑？天文學上的宇宙大爆炸理論，簡單地說，是宇宙最初是由一個密度非常大而且溫度非常高的太初狀態，經大爆炸後演變而成今天的狀態，而且還在繼續膨脹之中。

這又使我聯想到那「立委」說的話，他們口中聊的大爆炸，是不是和金錢的不斷膨脹有關？聊的是怎樣讓錢無中生有而且愈來愈多？或者是怎樣讓一些還不出名的政治人物成為「紅巨星」？

要成為很紅的政治明星，便必須把擋路的人變成「白矮星」才成。這恐怕才是政界人物說的大爆炸吧？

古今談

范舉

最近的半年來，有五位諾貝爾獎的得主，投身於深圳的實驗室，準備開拓新科學技術項目。中國現在有大約一億二千萬名科學家 and 工程師，但所欠缺的是，在高精尖的科研領域缺乏領軍式的元帥人馬。即能夠策劃和組織大型的有效率的科研行動的指揮人物。這五位諾貝爾獎的得主，將會調動中國的科研大軍攻破一個又一個立即將可以突破的科研的前沿陣地，登上高峰。

尖端的科學研究，有冠軍，卻沒有亞軍。即使一個國家投入了幾十億元，對一些重大項目進行攻關，如果另外有一個國家，提前兩個月，在同類項目取得突破，那麼科學技術的專利權就會歸於冠軍。取得亞軍的專利一無所得，幾十億元立即盡付東流。所以，攻關的戰爭，一定要快，一定要落重本。沒有可觀的資金投入，這些諾貝爾獎得主就不會來中國發展科學實驗室。

最重要的是，中國必須投入一系列世界級的科學實驗設備，讓他們能夠盡顯所長。更重要的是，中國需要提供一大批科學研究能力強的碩士和博士，配合攻關。第三，中國一定要有能力顯示出，科研成果能夠很快變成商業的產品，或者變成商業樣品。從廣州到東莞，從東莞到深圳，已經形成了科學和製造業的高效率生產鏈，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好像這條生產鏈這麼高效率和擁有足夠的科研人才。一般來說，科學成果變成商品，時間會很長，有時候要一兩年，但是，中國這一條高效率生產鏈，半個月就可以把新的科技產品樣品拿出來。

現在，集中到深圳去的諾貝爾獎得主有：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巴里·馬歇爾等、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羅伯特·格拉布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中村修二、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阿里耶·瓦謝爾、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萊恩·科比爾卡領銜的，他們一些人和香港的大學合

「諾獎」尖兵會師深圳

作，一些和內地的大學合作，形成了高手雲集的局面。

當前，電子科技日新月異、生物工程一再捷報頻傳、新材料領域不斷有新成果、高能物理方面正在尋求突破、激光的科技和量子科學互相滲透，這些前沿領域都接近了大規模取得突破的黃金時期。科學是很特別的領域，有一些學科，看來有突破的可能，但是由於配套的科技項目不齊全，很可能拖延了二、三年，仍然沒有辦法取得突破。有一些學科，由於前面已經取得了基礎理論和實用領域的許多突破，今後要取得商業的應用，只是隔了一張紙那樣的距離，就應該集中兵力，集中資源，拔取頭籌。外行很難領導內行，只有國際上頂尖的人才，熟悉科研的大形勢和格局，懂得用什麼辦法，率領尖銳部隊奪取冠軍。

有五名諾貝爾獎獲得者扎堆，數目夠不夠？當然未足夠，一大批高端學者也不斷湧入深圳。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協理副校長李學金說：「我們正積極協商，計劃結合優勢學科、社會需求、未來趨勢的考量，引入更多「諾獎」獲得者領銜的科研團隊。」能夠形成這種形態，一方面中國有能力建立大型大國重器，興建大型實驗室的設施，更重要的是，中國擁有十三億人的市場，能夠保證科學發明，轉化為巨大的商業利益和金錢。

今天，中國已經做好各種法制工作，保證科學家能夠取得知識產權所創造的商業利益。這正正是諾貝爾得獎者紛紛湧入深圳的原因。



■2012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布萊恩·科比爾卡(右三)。網上圖片

百家廊

雪櫻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曾在演講中說過：「閱讀一部小說就是一場表演：文本就相當於是一個音樂廳，而這些讀者相當於被邀請的音樂演奏者們。」那麼，小說的作者就是台上的指揮，有駕馭大局的氣象，還要擁有超凡的能力。小說家是怎麼煉成的呢？

「機緣巧合，偏巧有一點點寫小說的資質，又得到幸運眷顧，再加上幾分頑固，就這麼作為一介職業小說家」，村上春樹的答案，很是讓人回味。

今年，村上春樹再次陪跑諾貝爾文學獎，他的作品卻從暢銷變成長銷，這與他的創作成績與文學精神密不可分。閱讀他歷時六年完成的自傳《我的職業是小說家》，我更是對他敬佩不已。他用三個比喻來闡述小說創作，生動形象，又富有哲理，拍案叫絕。第一個比喻，「小說這種就好比職業摔跤的擂台，不論什麼人，只要心存此意，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參與進來。」作為擁有35年的資深播主，在他眼中，小說這種職業最大特點是寬容，「或許與文學圈並非一個你死我活的社會有關係，換句話說，大抵不會因為一位新作家登場，便導致一位在台上多年的作家失業。這一點與職業體育的世界截然不同。」反過來，新人作品暢銷，或能帶動小說圈整體呈現勃勃生機，滋潤了整個行業。

有目共睹的是，小說不是追求「又快又多又好」的營生，需要低速播緩慢前行，是無比的耗時費工，無比的瑣碎鬱悶……因此，積累最關鍵。超過十來年，就必須有更加深厚、歷久彌新的資質來取代聰慧的頭腦，他稱之為「小說家的保質期。」顯而易見，這是一個不斷進階的過程，從「剃刀的鋒利」轉化成「砍刀的鋒利」，再升級為「斧頭的鋒利」，惟有這樣才能淬煉成才。

成為小說家看似門檻較低，實則背後擁有嚴苛的淘汰機制：「儘管小說家沒有名額限制，書店裡的空間卻是有限的。」言外之意，買單權在讀者手中，作品能否流芳百世才是王道，這也是人文價值和思想內涵的淋漓體現。村上春樹看重的是個人資格，個人資格要勝過任何獎項的，「獎項應該承擔起從側面支撐這一資格的使命，它既不是作家筆耕多年的成果，也不是報償，當然更不是結論，如果某個獎項難以某種形式強化這資

格，對作家來說就是『好獎』，如果不是這樣，或者反而成為障礙或麻煩，那麼非常遺憾，它就不能說是好獎了。」可見，對無緣諾獎，他有一顆平常心。

剛寫小說那會兒，村上春樹開了一小店，過着節儉的斯巴達式生活，甚至上演路上撿錢還貸的事件，冬天沒有暖氣，貼着貓咪而眠。而神宮球場觀棒球賽時的剎那靈感，使他開啟小說創作征程。從未經過寫不出小說低谷時期，從不接受約稿寫作，從來不為截稿期疲於奔命，這是村上春樹的創作心經：「在想寫的時候，以想寫的方式，寫下想寫的東西。」寫小說，要善於備料，更要懂得養護，最好的發酵劑就是時間……「用於備料的時間，讓她逐漸成形的時間，將初具雛形的東西放到陰涼處好好養護的時間，再把它拿出來放在自然光中暴曬的時間，對凝固成形的東西仔細校驗，錘煉敲打的時間」，能否在這些工序上花了足夠的時間，惟有作家才能真切感受到。而所花費的時間的品質，很難用語言表述，卻是有區別的。村上春樹的第二個比喻就是溫泉裡的熱水和自家浴缸裡的熱水。泡在溫泉裡，哪怕水溫低，暖意也會慢慢地沁人心脾，出浴後也不會突然冷下來，而家庭浴缸就不同了，一旦出浴身體立馬就會冷下來。這個比喻十分巧妙，使人充分認識到「憑時間贏來的東西，時間肯定會為之作證。」

經得住時間的檢驗，要有耐久力，如伊薩克·迪內森說的，「我既沒有希望也沒有絕望，每天寫上一點點」，更要儲存體力，持續發軔。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村上春樹對作品的錘煉敲打，完成後修改，首先是「擽」，哪些部分的螺絲需要牢牢擽緊，哪些需要適當鬆弛也很重要；然後請愛人通讀原稿，「她的意見對我而言就像音樂的基準音」，再聽取朋友閱讀提意見，總之修改是沒有止境的，「在初稿階段就修改過無數次，交付出版社出校樣後，還會一次又一次索要校樣，惹得人家心煩，將校樣修改得黑黢黢一片寄回去，然後把新送來的校樣又改成黑黢黢一片……如此反反覆覆。」修改是提升，是修煉，不覺中會形成一種叫匠氣的東西，它肉眼看不到，但會融入小說家的靈魂，「就是能夠活得十全十美，在某種程度

Let Go

作業簿

林作

好一陣子之前曾經被外國升學公司邀請，出席過好幾個外國升學講座。出席嘅家長都好熱情，好踴躍地發問。本來是一件好事，只不過有部分問題實在令我冇少少無語。

家長一定會關心自己嘅子女，明嘅，而且仲要一個人去到一個好遙遠嘅國家讀書，會擔心都是人之常情，只不過如果連「冬天會唔會凍到要着羽絨」，「病咗應該去邊搵醫生」這些雞毛蒜皮嘅小事都要擔心就未免有點過分。送子女去外國其中一個原因是想他們學會獨立，但如果反而事事都要擔心甚至事前打點一切豈不是本末倒置？

近期嘅其中一個網絡熱話，就是討論香港嘅怪獸或者直升機家長現象。一位網民在討論區指，曾有一位中學生的家長致電稱因為行雷，拒絕讓子女來面試。甚至有家長仍然常常接送十八歲正讀大學的兒子，下雨時仍會送遮及雨衣到校，甚至幫兒子邀約心儀女生。如此行徑，有可能會令子女在朋輩之間覺得十分尷尬，印象分大減。

老實講，其實我覺得教導最好嘅方法就是 Let go。以我為例，初中嘅時候自己一個過了英國讀書，人生路不熟，又無熟悉朋友，開頭真係十分辛苦。

但人係一種適應性好強嘅生物，乜嘢認路洗碗鋪床執嘢同外國人打交道等等，做做下就自然會慣，變為本能。與其保護自己嘅小朋友，不如趁他們仲細喇陣俾他們出去闖下，甚至去撞下板。有好多嘢不是自己經歷過是不會學識，不是自己犯過錯是不會警惕。

年紀小犯錯，起碼其他大人會因此而對你寬容，亦可以鍛煉自己嘅承受能力。一個在挫折同埋失敗中成長嘅人長大絕對會係一個心智堅定的人——我每日都失敗，仲點會驚，但一個從小到大都順風順水嘅人突然遭逢挫折就好可能會一蹶不振。

好多時候，過分保護不一定是好事，在大自然中老鷹亦會將小鷹推下懸崖去令自己的後代學會飛行。Let Go，才是令自己嘅孩子長大的方法。

村上春樹和他的三個比喻

上確立收納靈魂的框架，再進一步踏踏實實地推動它前行。所謂活着，多數情況下是漫長得令人厭惡的持久戰，不想堅持不懈地向前推進肉體，僅僅打算積極地維持意志或靈魂的強勁，那麼依我所見，這在現實層面幾乎毫無可能。」因此，創作也好，修改也好，都可視作生命對時間的抵抗，也是一樁豐饒而迷人的精神事件。

當然，閱讀也是一種抵抗，對小說家而言，閱讀是至關重要的精神生活。村上春樹在很多場合都強調過，閱讀與跑步，「這對我的大人生而言，是無論如何非做不可的事」，他將此當做禱語。他上了七年大學，興趣卻都用在閱讀上，「我就像握着鐵鍊往熊熊燃燒的炭窯裡亂縫亂投一般，一本又一本，如飢似渴地讀過各種類型的書。」相比之下，一些年號和英語單詞機械地塞進腦袋裡，不分條理、死記硬背下來的技術性知識，會自然地隨着時間的流逝凋零飄散，被像知識的墳場一樣的幽暗之地一一吞噬，不知所終。在此，他運用第三個比喻，「這就是即時見效與非即時見效，打個比方，就像燒水用的小鐵壺與大鐵壺的差別。小鐵壺能很快把水燒開，非常方便，但馬上就會冷掉。而大鐵壺雖然得多花點時間把水燒開，可一旦燒開了，就不那麼容易變涼。」閱讀就是大鐵壺燒水，時間長點，但能夠恒溫，受益。

「假如世上沒有書，假如我沒讀過這麼多書，我的人生恐怕要比現在更淒冷、更加枯瘠。對我而言，閱讀這種行為原本就是一所大學校，那是一所為我建立和運營的量身定製的學校，我在那裡學到了許多重要的東西。」如果說閱讀是支撐他創作的左輪，那麼健身運動就是那個右輪。「作家要是長出贅肉的話，就算完蛋了。」我想，這是他痛徹心扉的體驗，贅肉還暗喻着創造力的衰減，以及心智的退化，這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游泳、跑步、鐵人三項等，日復一日的鍛煉，是村上春樹創作的利器，也是迎戰人生的秘籍……積極地選擇磨難，就是將人生的主動權握在自己手中。所謂磨難，並非只是不幸，還有人人都要直面的孤獨與虛無。當小說成為他的堅定信仰，他也就不戰而勝了。

The Show Must Go On

最難得的是，他的妻子萬斯敏不但支持丈夫的做法，更加在眾人均不知所措，進退兩難之際時斬釘截鐵地告訴監製阿棠會繼續演出，使丈夫可以安心做他認為是對的事情，亦令眾人的心立時定下來。難怪阿棠深麼娶得知心賢妻，即使身痛卻心甜。

演員的身體和健康重要嗎？當然非常重要，可是，在 The Show Must Go On 的大前提下，一切個人的利益都必須讓位，以成就表演順利呈現舞台之上的目的。

一位資深演員曾經告訴我，當他正在演出一齣鬧劇時，卻在中場休息之際收到通知，父親過身了。一般人都會在這時候不顧一切地趕到醫院見父親最後一面。可是，他不但不能離開，亦不能大哭，更加要立即走到舞台在下半場繼續發揮搞笑技能，引觀眾大笑。我不知道他如何將哀痛之情硬生生地壓下去，這種忘情棄愛的本領我自問做不到。

一般市民結婚，都愛選擇星期六或日。讀者

可能不會知道，香港劇界中人設喜宴，卻多選星期一。原因何在？因為星期六、日正是一個星期中最多演出的日子，若在那兩天設宴，一定有很多劇界朋友不能出席。反而星期一通常是沒有演出的，因此劇壇中人都可以到場參加婚宴。由於星期二要上班上課，新郎新娘在劇界以外的親友，尤其是小孩子，卻可能因此無法出席。到底要如何在兩批賓客中作出取捨？這可能牽涉到兩個家族的無數激烈的討論。

演員辦紅事固然有此考慮，辦白事又何嘗不是？辦紅事尚可以在一年前已經作出安排，起碼自己的婚宴不會與演出時間有衝突。可是，白事來臨時，往往叫一家人殺個措手不及。演員當然不可以不出席家人的喪禮，但亦不能不演出。所以，他們通常只能犧牲為先人選個好日子，在無選擇之下在星期一晚守夜，星期二早上出殯，然後在黃昏前到劇院掩着悲痛，繼續演戲。演員付出的種種犧牲，都只是為了令 The Show Must Go On 繼續。